

中国言情小说系列

(明·清)

主编 / 郑方泽 · 郑 颀

飞花艳想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情梦柝

五美缘

听月楼

合浦珠

飞花艳想

飞

花

艳



中国言情小说系列

主编 郑方泽 郑 颂

第三卷

飞花艳想

樵云山人 编次
黎元福 点校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Feihua yianxiang

飞花艳想

郑方泽 郑颂 主编

责任编辑:唐树凡

封面设计:张迅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5 印张 4 插页 440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印数:1-6 000 册 定价:20.50 元

ISBN 7—80626—168—0/I·36

出版说明

中国的言情小说是整个文学遗产中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；但历来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。有鉴于此，本社拟出版《中国言情小说系列》丛书，分古代、近代、现代三部分，于1995年前分期陆续出齐。

一、本丛书入选的原则是，在历史上有过影响，曾在一个时期畅销流行，建国后尚未整理出版或出版较早，可读性较强的通俗言情小说。

二、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，并参阅其他版本，保存原版原貌，一律不作删节，只对原版进行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错的校点。

三、在校点的基础上，对明显不通的句子或错误，均据上下文义作必要的改正。

四、凡原书中的眉批、夹注、回批和总批，均一律删除。

五、凡繁体字均改为简化字。

六、凡异体字均改为现代的通行字。

前　　言

中国有句古语说：“人非草木，焉能无情！”儒家经典《礼记·礼运》还解释说：“何谓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，七者弗学而能。”认为人的七情是与生俱来的。姑且不讲这话的正确与否，起码人是一种具有七情的感情动物，还是贴谱的。因而只要这人类存在一天，这七情就不会泯灭。作为“人学”的文学自然离不开人的七情，也就自然离不开爱情与婚姻的主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是“人学”，也可说是“情学”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极普通的道理，长期以来却被一些人扭曲了。在描写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为主题的言情小说中，自然也伴随着一些性爱的描写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些人往往把言情小说同那些淫秽色情的小说混为一谈，打入冷宫，使不少在一个历史时期中风行大江南北，曾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、伦理道德的发展有过影响的言情小说，长期淹没无闻，甚为遗憾。

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，言情小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，我们拟将中国言情小说分古代、近代、现代三部分，整理出版《中国言情小说系列》。这次问世的是古代部分，主要是明清的言情小说。

中国言情小说源远流长，有的说始于汉代《史记》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私奔的故事，有的说始于唐传奇《莺莺传》中张生与莺莺始爱终弃的故事，此外还有种种更早的其他说法。但直到明末才开始兴起，繁盛于清顺治（1644—1661）、康熙（1662—1722）年间的一个多世纪中。言情小说这时以才子佳人小说为其突出的特色，压倒了过去英雄传奇、历史演义、神魔鬼怪小说独占文坛的优势，标志着古代言情小说的成熟。

任何一种文学的繁荣，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起，都有复杂的社会根源和文学原因。探讨一下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繁盛发展的原因，就不难理解我们编选这一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意义。

宋明以来，程朱理学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陈腐观念，遭到了明清之际以李贽、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的坚决反对，他们高举反封建礼教、反理学的大旗，大胆肯定人欲、爱心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自主，如李贽主张男女“自择佳偶”，冯梦龙鼓吹“为情而奔”，把人的思想从情欲压抑中解放出来。这股新思潮的出现，对言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使人们在爱情观和婚姻观的认识上，跨越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，在作者的情欲世界中闪现出一个理想的恋爱婚姻自由自主的模式。一个既要在行动上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，又要在原则上维护封建礼教尊严的自相矛盾的模式，即：一见钟情、传诗递柬、花下幽会、暗订终身、金榜题名、奉旨成婚。

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，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，从唐宋传奇、宋元话本、元杂剧中以《西厢记》为代表的四大爱情剧，到明传奇的“十部九相思”、明话本的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等等，专写青年爱情婚姻的作品越来越多，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起到了催生助长的作用。其中影响最为直接的，要数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）的《金瓶梅》，随后“学步者纷起，……大率才子佳人之事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其作品数以百计，形成了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高潮。它主要接受了《金瓶梅》以文人个人独立创作的意识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描述“时俗”、“世情”，反映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方法。摒弃了《金瓶梅》中那种用“风月笔墨”，“不出淫媾窠臼”的肉欲横流的淫秽描写。才子佳人小说中不可避免的一些性爱描写，大多都保留在普通读者的伦理道德观能够接受的程度，把才子佳人小说同淫秽的黄色小说区别开来，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和欢迎。这也是才子佳人小说得以繁盛发展的原因之一。

言情小说发展到明末清初，以才子佳人小说特有的形态出现，写一些“事奇情亦奇”，多为平凡人柔情蜜意，感人肺腑的爱情故

事，具有普遍性、通俗性和可读性的特点，让当时那些看腻了讲史、神魔小说的读者大饱眼福，感到格外的新鲜、亲切。因而迎合了读者厌古喜今，追求新奇的阅读心理和审美需求，得以风靡一时。

此外，当然还有社会发展，城市生活繁荣，人们情欲思想的抒发，比过去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等等，也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，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观、爱情观和婚姻观。

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是一个禁锢情欲，扼杀个性的社会。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，没有自己选择的自由，尤其是妇女更失去了本身存在的价值，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他们“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”（《孟子》）被认为是一件大逆不道的奇耻大辱。才子佳人小说里的那些青年男女，则反其道而行之。《双和欢》中王翠翘和金重的相爱，正是与这种封建婚姻的道德观针锋相对。在清明节扫墓的郊外，王、金二人偶然相会，一见钟情，双双堕入“终朝思坐，彻夜无眠”的相思情网。后来，他们只好隔墙相望，眉目传情，暗递私语。但墙高人低，总有不便，金生便持小梯逾墙而会，私订终身。翠翘则趁全家人去姨家作客之机，借病留家，钻过园中洞穴，直至金生书房，同金生整夜相抱饮酒，赋诗弹琴，对天发誓，然终不去做那“夫妻所不免之事”，保持了他们爱情的纯洁。这种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越轨行为，在翠翘看来却是正常的，她说：“妾思男女悦慕，室家之大愿也，未必便伤名教。”类似这样的行为，不论是《双美奇缘》、《凤凰池》中的大家闺秀卢梦梨和文若霞，还是《合浦珠》、《定情人》中的小家碧玉珠枝和江蕊珠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封建礼教，已经失去了约束力，她们勇敢地起来争取自己爱的权利，为自身爱情婚姻的幸福自主自谋了。

那些富贵人家出身的才子，也不受“门当户对”，财产权势的限制，只要情之所投，二情相好，那怕是出身低贱的妓女，他们也以情

为重，生死相从。并不因她们的出身而视为玩物，随心所欲。尊重她们的人格，同情她们的遭遇，对她们充满真诚的人道精神和挚爱之情。《花案奇闻》中出身显贵的公子余丽卿，执着地爱上了妓女倚妆，他说：“若说到妻子之间，不娶一个有才有色、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，便做到玉堂金马，终是虚度一生。最可笑，如今的人有一种愚见，说讨老婆毕竟要择门当户对人家闺女。”因此，当他的恩师、京堂大人要把女儿许配给他，他也婉言谢绝，信守对倚妆的盟誓，不去攀高结贵。

才子佳人小说还极力否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教规，尊重女权，塑造了不少才、智、美、识、胆皆备的可爱少女，有《凤凰池》中“笔如刀，舌如剑，胆如斗”的文若霞，《玉支玑》中“俏心侠胆”的管彤秀，《侠义风月传》中“灵心慧性”、“俏且通才”的水冰心等等，用鲁迅的话来说，都在“显扬女子，颂其异能”，嘲讽那些庸俗无能的须眉男子。

由此可见，才子佳人小说向封建专制的婚姻观念展开了比较全面的冲击，并对当时的人生价值观，传统道德和伦理判断提出了挑战。尽管这些还很不完全彻底，但毕竟比他们的前人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，为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新的努力，具有近代爱情婚姻自由自主的启蒙意识。

他们在爱情婚姻的价值取向上更为明确，选择配偶的标准不再是简单的男才女貌，《平山冷燕》里的平如衡批评燕白领纯以色相择偶的观点说：“吾兄只知论美，不知千古之美，又千古之才美也。女子眉目秀媚，固云美矣。若无才情发其精神，……纵为人宠爱，不过一时。”认为只有“才与美兼耳”，才有“诗书之气，风雅之姿，固自在也”。不仅如此，《定情人》里的成都才子双星，除才、美之外，还特重一个“情”字。他生得姿容秀美，聪敏过人，富贵人家的美小姐都想求为婚姻，母亲的催促，好友的相劝，他都一律拒绝，坚持以情为重，重才情结合，色貌次之的标准。抱定“若不遇定情之人，情愿一世孤单”。于是外出游学，远去浙江，终寻访到一位能视为知

已的定情之人——江蕊珠小姐。蕊珠与双星赋诗，虽然也萌发了倾慕之情，爱火萌动，但她不单重才貌，更重“性情”，期望爱情的专一坚贞，观察考验双星是否表里如一，故一直隐藏着自己的一片深情。直到双星相思病重，才与他密约幽会，吐露真情。他们强调的这种情，自然不是偷香窃玉，一时卿卿我我，逢场作戏的市俗之情，而是“情在一人，死生无二”，不惜赴汤蹈火，也要信守山盟海誓的诺言，永结同好的高尚情操。

他们择偶的标准，为什么要要求才、美、情三者的结合呢？《凤凰池》中的水伊人作了明确的回答：“你道，怎样的叫做佳人？大凡佳人必配才子，才子既是难逢，佳人岂复易得？才子不可无佳人之貌，佳人不可无才子之才，有才子佳人之才与貌矣，又不可无佳人才子之情，合拢来方可谓之真正才子，真正佳人。”这样的择偶标准，不止要求婚姻上的满足，更要求情趣爱好，文化品德修养上的和谐一致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到更文明的象征。那种封建包办的婚姻，是以权势和财富作基础的，有句民谣“骏马每驮痴汉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”，正是对这种封建包办婚姻的讽刺和谴责。才子佳人小说把婚姻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，强调爱情与婚姻的统一，避免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没有婚姻的爱情所带来的人生悲剧。这在爱情观和婚姻观上都是一种文明的进步。他们强调的这些主张，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。

一个民族的小说与这个民族的历史联系最为密切。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说是明末清初社会具体形象的写照。他们往往借男女爱情的悲欢离合，反映内乱外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人民的苦难。尤其对科举制度的弊害流毒，官僚政治的黑暗腐败，揭露鞭挞更为深刻。由于作者大多是失意文人，他们借言情“以寄其牢骚抑郁”（《女才子书》凡例），“以发泄其黄粱事业”（《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》）。《平山冷燕》里的平如衡对人说：“若案首倒只寻常了。你看哪一处富贵人家，哪一个不考第一、第二？”他又尖锐指出：“富贵中人，没有真才。不是依父兄权势，便是借孔方之力向前。”《花案奇闻》本是

描写三位公子与三位妓女模拟朝廷开科取士的游戏，横遭政治迫害，终于结成美满姻缘的故事。但“全书愤世绝俗，半多诙谐笑话”（《蠡庵跋》），辛辣地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害，并在每回的开头或其中，对社会的污秽、腐败大发议论，开篇第一回就说：“可恨，这一片清白世界，却被一班儿谄媚的恶朋弄得不上不下，不干不净。”才子佳人小说反映的社会面甚广，是一部研究当时历史、文化、民俗、风情的形象资料，可供借鉴之处甚多。

另外，才子佳人小说出现在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之间，承前启后，标明了这两部划时代小说的来龙去脉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，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。

至于才子佳人小说存在的局限和缺点，如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、封建说教、因果迷信，以及艺术上“千部共出一套”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，今天的读者是不难分析认识的，就不一一赘述了。

中国的言情小说从古到今，其数量之多，用一句“汗牛充栋”的套话来形容已经不确切了，凭我们的能力和水平，要想完成《中国言情小说系列》丛书的编选，是非常艰巨的。但我们将尽力去做，争取做得好一些，快一点，并愿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。

郑方泽 郑 颂

1994年2月28日

第一回

众英才花下谈心

诗曰：

云山到处可舒襟，风月闲情试共寻。
世界碗场观莫浅，古今僵傀看须深。
春秋满腹非无意，笑骂皆文各有心。
不是千年明眼士，当时芳臭孰知音。

话说嘉靖年间，浙江绍兴府山阴县，有一秀才姓柳名素心，表字友梅。原是唐朝柳宗元之后，父亲柳继毅，官至京兆尹。不幸在十三岁上边，就亡过了。母亲杨氏，贤能有志，就苦心守节，立志教柳友梅读书，日夜不辍，真个是：

三更灯火五更鸡，雪案萤窗志足奇。
自古书香传奕叶，果然庭训振家仪。

自幼的时节，日间母亲做些女工，友梅便随母侍读。夜间燃灯，杨氏就课子读书，那咿哦之声往往与牙尺剪刀声相间。杨氏训子之严，无异孟母断机。友梅读书之勤，亦不啻欧阳画荻。友梅生得一表人材，美如冠玉，又且领悟过人。做的文章更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。十五岁上，就领了钱塘县学批首。虽然他父亲已故，门庭冷落，那友梅生性豪爽，贫乏二字全不在他心上。平日只以读书作文为事，或遇着花赏月，临水登山，却也做些诗词自娱。同辈朋友，却又啧啧称羡他的才华。生平因慕李太白的风流才品，又取个别字月仙，取谪仙爱月之意。隐居山阴县中，那山阴的所在，真个千峦竞秀，万壑争流，无穷好景，应接不暇。友梅的住居，却弯弯抱着一带流水，远着数点青山，门栽几树垂杨，宛似当年陶令宅。径植百竿翠竹，依然昔日辟疆园。月到梅花，吟

不尽林逋佳句；杯浮绿叶，饮不尽李白琼浆。曾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人才，诗云：

美如冠玉润如珠，倚马文章七步诗。

锦绣心肠能瞬面，山川秀丽见丰姿。

陈思妙句应无敌，卫玠仪容差合宜。

一段风流谁得解，能挑卓女醉西施。

又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住居。

门掩垂杨绿树东，小桥曲径漫相通。

青山点点参云表，流水淙淙落涧中。

地产才郎知毓秀，花无俗气自吟风。

当年欲访幽人迹，却与西施旧宇逢。

原来柳友梅的住居，就在当初范蠡访西施的所在。那浣纱遗迹，至今尚存。柳友梅性又爱梅，他母亲生他这日，梦见梅花满树，落满怀中，因此父亲自小唤他是友梅。后园中栽着无数梅花，乃是他父亲的手栽。柳友梅生性爱梅，凡遇梅花开放时节，或把酒对花，自斟自咏；或携朋挚友，迭唱迭和，兴致最高。卧房常时供一枝梅花，古秀曲折，令人描尽不就。无梅时节，更挂一幅梅花的单条，墨花飞舞，生气飘动，常自题其上云：

吟成白雪心如素，曼到梅花香也清。

昔日浣纱今日恨，玉人如许愿相亲。

因这一首诗，有分教阳春白雪，诗中联罗绮之绿。柳艳梅香，花下结鸳鸯之带。

一日，正值初春，梅花竞盛，开满园林。也有二叶的，也有单瓣的，也有绿萼，也有玉迭。或红、或白、或老、或嫩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引起那林和靖的风流，鼓舞得孟浩然的兴致，昔贤高李迪有诗咏那梅花之妙。其一：

琼姿只合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。

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

寒依疏影萧萧竹，春掩残香漠漠苔。

自去何郎无好咏，东风愁寂几回开。

其二：

断魂只有月明知，无限春愁在一枝。
不共人言惟独笑，忽疑君到正相思。
花残别院烧灯夜，妆罢深宫览镜时。
旧梦已随流水远，山窗聊复伴题诗。

柳友梅是日正在那里把酒赏玩，对花吟咏。忽见小童抱琴走进来道：“外边竹相公、杨相公来访。”原来竹、杨二生就是友梅同笔砚的朋友。竹生名千霄，表字凤阿，乃是兵部竹淇泉的嫡侄，与友梅又是年家。为人少年老成，最重义气，且文武兼长。杨生名怀璧字连城，乃是柳友梅母亲的内侄，做人雅有情谊。三人交往甚厚，平日间不是你寻我，便是我访你。柳友梅听见说二人来访，忙出来迎接。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，全无一点客套。一见了柳友梅便笑说道：“两日梅花开得十分烂漫，二兄为何不来一赏？”竹凤阿道：“前两日因家叔父复命进京，匆忙数日，不得工夫。昨日要来，不期刚刚出门，撞见老刘厌物拿一篇寿文，立等要致，与严相公夫人上寿。他说，顷间去柳兄处寻不见，只得来央及兄，又误了一日工夫。今早见风日晴和，弟恐错过花期，所以约了杨兄，不速而至。”杨生道：“小弟连日也为些俗冗羁绊，未免辜负芳辰。柳友梅道：“我说老刘昨日来寻，必有缘故。原来又要奉承权贵耳。”三人说着话，待过茶，遂邀进后园看梅。果然清香扑鼻，素色精神，引起人无限兴致。真不减玉树风前，何异瑶台月下。柳友梅即于花下，展开一幅花笺，吟诗一首。诗云：

素姿雅秀夺春开，压倒群花独占魁。
影入月中矜玉色，香浓雪里动诗才。
淡笼烟水疑图画，点缀琼瑶胜剪裁。
无限深情谁得解，相思不尽题相陪。

竹、杨二生接诗吟玩，俱夸奖道：“有此好花，不可无此佳句。更值芳辰对景，知己谈心。今日可谓二美具，四难并矣。”柳友梅道：

“拙咏欠工，还求和韵。”竹、杨二生齐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竹凤阿随即吟成一首，和着柳友梅的韵，题于锦笺上云：

气禀先天得早开，名传南国播花魁。

难凋三友冰霜操，易赋千言珠玉才。

香冷暗侵高士卧，影疏振约美人裁。

年来有子堪调鼎，燮理阴阳可重陪。

柳友梅道：“凤阿兄诗句声口超卓，绝无寒士气。鼎鼐才也。”

杨连成看了，也赞道：“诗情雄壮，大有盛唐音韵，非中晚可及。”随即自己也展开一幅诗笺，花前题就，呈与柳、杨二生。柳友梅接来一看，上写云：

欲识天心待尔开，流芳已占百花魁。

一枝初试阳亨象，数点中宣造化才。

逊雪难为郢客和，斗艳疑属寿阳裁。

不须攀折相寻问，半领春风得意陪。

柳友梅看罢，赞道：“杨兄佳句，当为翰苑仙才。”竹凤阿道：“但观末后一联，分明是春风得意。看花长安之意了。”

三人互相题咏，赏玩了一回。柳友梅就叫抱琴，排上了酒肴，即于花下对酌。饮了数盅，竹凤阿道：“此花秀而不艳，美而不妖。众花俱萎，此独凌寒自开；万才未荣，此独争春先放。虽然骨瘦姿清，而一种潇洒出尘之致，自非凡花可及，使人爱而敬之。就如二兄与小弟交，淡而自浓，久而加敬。终不似老刘这班俗子，伺候候门，趋迎府县，未免为花所笑。”友梅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怕他又笑你我不为功名，终日饮酒赋诗，与草木为伍。”杨连城道：“他们笑我，殊觉有理。我们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如何笑差？”杨连成道：“你我做秀才的，无不博个脱白褂绿。若弟辈功不成，名不就。又不会钻刺，又不去干谒。终日以诗酒陶情，哪能个平地一声雷，便扶摇万里去乎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富贵从来有命，读书岂为功名。昔曾文正公已做状元，人道他一生吃着不尽，他尚云：‘我志不在温饱。’据小弟看来，功名还是易事，尚有难于

功名者耳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柳兄妙才，功名自易。他日云程，自在玉堂金马之内。杨兄苦志萤窗，埋头雪案，其功名亦自不小。瀛洲夺锦，雁塔题名，应有日也。若弟赋性愚鲁，意不在书，志欲学剑，当效班孟坚投笔，觅个封侯万里，方遂生平，尚未知遇合何如？今友梅兄又说，有难似功名的，更是何谓？”柳友梅含笑道：“此心曲事，难于显言。”竹凤阿道：“知己谈心，不妨倾肠倒肚，何必拘泥。就是小弟大言，也是酒后狂愚，不觉自陈肺腑。吾兄何必如此隐藏？”杨连城也道：“既系心交，不妨直道。”

三人一边说，一边饮酒。柳生至此，已饮了数杯，不觉乘着酒兴，笑说道：“小弟想人有五伦，弟不幸先父先亡。又无兄弟，五伦中已失了二伦。君臣朋友间，遇合有时，若不要一个绝色佳人为妇，则是我柳友梅空为人，在世一场。枉读了许多诗书，埋没了一腔情思，便死也不甘心。只是美玉藏辉，明珠含媚。天下难有绝色佳人，柳友梅哪能个一时便遇。所以小弟说，尚有难于功名耳！”杨、竹二生齐道：“如兄之才，怕没有佳偶相谐吗？只要功名到手耳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兄等不要把功名看重，佳人反看轻了。古今凡博金紫者，无不是富贵。而绝色佳人，能有几个？有才无貌，不可谓之佳人；有貌无才，不可谓之佳人；即或有貌有才，而于吾柳友梅，无脉脉相契之情，亦算不得吾柳友梅之佳人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听兄说来，古诗云：倾国与倾城，佳人难再得。良有以也。”杨连城道：“昔相如见赏于文君，李靖受知于红拂，佳人、才子一世风流，动成千古美谈，事固有之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志愿还不止此。文君虽慧，已非处子；红拂虽贤，终为婢妾。况琴心挑逗，月夜私奔之事，终属不经。若小弟决不为此。”杨、竹二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怪不得兄说难于功名矣。”

三人谈笑饮酒，正说得情投意洽，忽见抱琴进来道：“外面刘相公来访。”三人听见各不欢喜。柳友梅便道：“蠢才！晓得我与竹相公、杨相公饮酒，就该回不在家了。”抱琴道：“我也回他，刘相公道：‘我方到竹相公处问，说在柳相公园中看梅，故此特来。’

又望见内园花色，自要进来看花，因此回不得了。”柳友梅尚沉吟不动。只听见刘有美已在前厅，叫道：“友梅兄，凤阿兄，好作乐！”柳友梅只得出来迎接。

原来这刘有美名斐然，也是个挂名秀才，勉强做几句丑时文，却一味抄袭旧文，钻刺当道。为人又且言语粗鄙，外好滥交，中藏险恶。又因新断了弦，终日在外边寻些露柳墙花，品行一发不端了。为此三人都憎厌他。这一日走进来，望见柳友梅，便叫道：“柳兄好人，一般通是朋友，怎么就分厚薄。你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竹、老杨来赏，怎么就不呼唤小弟一声，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学的朋友！”柳友梅道：“本该邀兄，只恐兄贵人多忙，无暇干此寂寞事耳！就是杨、竹二兄，也非小弟邀来，不过是偶然小集。兄若不弃，请同到小园一乐何如？”刘有美听了，一径就同到后园。竹凤阿与杨连城看见，只得起身相迎，因说道：“今日刘兄为何有此清兴？”刘有美与杨连城作揖道：“你一发不是人，这样快活所在，为何瞒着我，独自来受用？不通，不通。”又与竹凤阿作揖，致谢道：“昨赖大才润色，可谓点铁成金。今早送与本县赵老师看了，便十分欢喜，大加称赞。若送到严相公府中看了，不知还有多少褒奖哩！令小弟增光，倘后有什么余荣皆吾兄神力矣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赵县尊欢喜，乃感兄高情厚礼，未必便为这几句文章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常言说，秀才人情半张纸。小弟寒儒贺相国之寿，只有这寿文足矣，倒没有什么厚礼。”杨连城道：“小弟瞒兄看花，便怪小弟，像吾兄登县尊之堂，拜相国夫人之寿，抛撇小弟，就不说了！”说罢，众人都笑起来。

原来那位夫人，就是赵文华拜她做干娘的。因往天竺进香，赵文华就接她到县，恰好正值她的生辰，赵文华与她做起寿来，便哄动了合县的士夫。刘有美是个极势利的，况又拜在赵文华门下，因此做这篇寿文，兼备些礼物去上寿。只有柳友梅与竹凤阿、杨连城三人，一般有傲气的，不去上寿。那山阴县的矜绅，哪一个不去的。这一日在席间提起，刘有美道：“今日与赵老师令堂上寿，

虽是小弟背兄，也是情礼上却不过。还有一事，特来请三兄商议，若是三兄肯助一臂之力，保管有些好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何好处见谕？”刘有美道：“严相国有一内亲的令爱，年已及笄，曾与会稽县朱世良割襟。近日朱家家事消乏，严相国的内亲要赵老师作主，替他另配一个女婿。县中人闻知，纷纷扬扬，说严府倚仗势力，谋赖婚姻，人都不服。我想这些人却痴，干你甚事！会稽县学中，第一是老方出头，要替他女婿告状。赵老师听得些风声，又不好发觉。今日与小弟师弟至情，偶然谈及，小弟想同学们朋友，通好说话。只有老方有些假道学，又尚气，为人敢作敢为，再不思前算后，与小弟再说不来。我晓得他与三兄极相契厚，三兄若出一言阻挡了老方，其婿徽商，不谙这里的事，只合罢休。不惟赵老师深感，就是严府里晓得，那婚事也有些意思，包你宗师下来，严相公自然荐举，今年科举稳稳的了。这是上门生意，极讨好且不费力。”

竹凤阿听了，心下便有几分不快，因正色道：“若论他倚仗严府势力，赖人婚姻，就是老方不出头，小弟与兄也该持一公论。事关风化，如何刘兄反要与他周旋，未免太势利了。”刘有美见竹凤阿辞色不顺，遂默默不语。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只道刘兄今日特来看花，原来又为着严府的公事，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梅了。”杨连城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，只宜饮酒赋诗。若是花下谈俗事，颇觉不雅。刘兄该罚一巨觞，以谢唐突花神之罪。”刘有美被竹凤阿抢白几句，已觉抱愧，又见杨、柳二生带笑讥刺，他甚没意思，只得勉强道：“小弟与竹兄偶然谈及，如何便有罚酒？”柳友梅道：“这个一定要罚。”叫抱琴斟上一大杯递与刘相公。刘有美拿着酒，说道：“小弟便受罚，倘后有谈及俗事者，小弟也不饶他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这个自然不消说。”刘有美吃干酒，看见席间笔墨淋漓，便笑道：“看来三兄在此有兴做诗，何不见教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弟辈诗已做完，只求刘兄也做一首。”杨、竹二生也道：“刘兄有兴也和友梅兄原韵，以见一时之胜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兄等又来奈何小弟了。